

九尾龜



醒世
小

九尾龜卷三

第九十七回

驚飛草長望斷蕭郎

添酒回燈重開夜宴

且說辛修甫見客人已經到齊。便和衆人代寫局票。一個一個的寫過來。到了陶觀察面前。辛修甫問道。你是不
是還叫薛金蓮。陶觀察聽了。嘆一口氣道。薛金蓮已經嫁了人。我就叫三馬路的胡玉蘭罷。章秋谷聽了。跳起來問
道。怎麼薛金蓮已經嫁了人麼。陶觀察聽了。只點一點頭。並不開口。章秋谷詫異道。我昨天下午還看見你同着他
在張園安壇第吃茶的。怎麼會嫁起人來。不要你上了人家的當罷。陶觀察聽了。又嘆一口氣道。我親眼見他嫁人
的。怎麼會上人家的當。秋谷聽了。十分詫異。不懂這個裏頭究竟是怎樣的一件事情。便細細的問了陶觀察一遍。
陶觀察也把薛金蓮如何問他借錢。如何前天已經除了牌子。如何今天嫁人的事情。一一的都告訴了。章秋谷秋
谷聽了。哈哈的笑道。如此說來。纔算便宜了他。陶觀察聽了。不懂秋谷的話。是什麼意思。只眼睜睜的看著秋谷的
臉兒。秋谷正要開口。忽地裏陳海秋接過來說道。算了。算了。你要想替人出氣。也要看着各人的自家情願。萬一這
個人不願意要和你他出力。你又怎麼樣呢。說着。不由也哈哈的笑起來。秋谷聽了。也笑道。你又不是人家肚子裏
頭的蛔蟲。怎麼知道人家不願意呢。正說着。辛修甫走過來。對着秋谷說道。你還是那去年的兩個舊相好麼。秋谷
道。我到了上海。統共只有一個。那裏又有什麼新相好。辛修甫點一點頭。又問陳海秋道。你呢。叫什麼人。陳海秋道。
叫西鼎豐林媛媛。一句話還沒有說完。章秋谷早攔住他道。好好的范彩霞不叫。叫什麼林媛媛。說着。又對辛修甫
道。你不要管他。只顧寫范彩霞就是了。陳海秋連忙說道。你這個人。豈有此理。我剛纔和你說的話兒。你難道沒有
聽見麼。章秋谷微微的笑了一笑道。你不要多問。只依着我的話兒去做就是了。到了那個時候。我自然有個法兒。

陳海秋聽了。便逼着章秋谷。要問他是個什麼法兒。章秋谷一言不發。只看着陳海秋微微冷笑。陳海秋一連問了幾聲。章秋谷只是不答。陳海秋急了。走過來把秋谷推了一把道。怎麼樣。你今天變了啞子麼。怎麼這般問你。總是一個不開口。秋谷聽了。方才對他笑道。你要我幫你的忙。就是這個樣兒。須要聽着我的指揮命令。並且不准你無故多言。如若不然。就煩你另請高明。我也沒有工夫來管你的這些閒事。陳海秋聽了。沒奈何。只得谷都着一張嘴。走了過去。口中咕嚕道。好好的講明白了不好。一定要把這樣的悶葫蘆給人打。不知道是個什麼意思。秋谷見陳海秋一個人在那裏自言自語。覺得有些兒好笑。便也立起身來。走過去附着陳海秋的耳朵。低低的說了幾句。陳海秋聽了。心中大喜。回過身來。深深的向秋谷打了一恭。口中說道。多謝費神。但是陳海秋還沒有說出來。秋谷朝着他把手搖了一搖。叫你不要說穿。陳海秋點頭會意。正在這個時候。辛修甫來請他們入席。打斷了他們的話頭。大家依次坐下。龍蟾珠過來。斟了一巡酒。唱了一段文昭關。便立起身來。對着大家說聲對勿住。請寬用點。倪出堂差去。便扶着大姐阿小妹的肩頭。姍姍而去。這裏龍蟾珠剛剛出去。那邊范彩霞恰恰進來。蓮步未移。香風已到。章秋谷的坐位。剛剛對着房門。恰好和范彩霞打了一個照面。只見他穿一件閃光紗照色夾襖。下面襯一條淡密色春紗褲子。髻雲高擁。鬢鳳低垂。檀口含朱。蛾眉挹翠。身材天娜。骨格輕盈。走進門來。先擡起那一對秋波。四圍圍飛了一轉。剛剛轉到章秋谷面前。忽然呆了一呆。不覺出聲叫道。阿唷。二少碗。幾時來格呀。秋谷也笑着朝他點一點頭道。我們一年不見。你竟居然記得我這麼的一個人。范彩霞聽了。不覺面上一紅。別過頭去。見了陳海秋。待理不理的叫了一聲陳老。一屁股就坐在陳海秋背後。回轉頭來。再看章秋谷時。只見章秋谷的一雙眼睛。正在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。范彩霞見了。蚩的一笑。不因不由的飛了章秋谷一個眼風。兩個人便密密切切的談起來。正談得高興。早聽得門外弓鞋細碎的聲音。門簾一起。走進兩個麗人。手攪着手的。並肩進來。秋谷連忙舉目看時。原來就是自己叫的兩個俏人。一個久安里的陸麗娟。一個迎春坊的梁綠珠。婷婷嫋嫋的走到面前。只見陸麗娟身上

看一件玄色外國紗夾襖。襯一條淡淡的淺藍閃光紗袴。蛾眉欲蹙。皓齒微呈。丰彩驚鴻。瓊環回雪。再看那梁綠珠時。只見他着一件本色春紗夾襖。襯着一條湖色褲子。秋水橫波。春山斂黛。風鬟霧鬢。皓腕纖腰。兩個人手攜手兒。立在一處。恰好兩個人的長短。都差不多。當下梁綠珠和陸麗娟兩個人走進門來。一眼早看見了章秋谷。兩個人齊叫一聲二少。更輕移蓮步的走過來。坐在章秋谷身後。梁綠珠先開口道。二少耐倒好格。啥勒倪搭一逕勿來介。秋谷笑道。我剛剛昨天到的上海。忙了一天。那裏有工夫到你們那裏去。梁綠珠聽了。把嘴一拔道。耐嚙撥工夫到倪搭去。吃花酒。倒有工夫格。秋谷道。這是應酬朋友。算不得吃花酒。梁綠珠聽了。飛了秋谷一個白眼道。應酬朋友末有工夫格。到倪搭去末嚙撥工夫。阿對。秋谷聽了一時竟回答不出什麼來。只得哈哈一笑道。算了算了。不用挑眼了。就算是我的不是。何如。陸麗娟聽了。對着秋谷微微一笑。梁綠珠還在那裏自己低低的說道。生來是耐勿是晚。陸麗娟趁着這個當兒。握着秋谷的手。低低的問道。耐阿是昨日來格。倪搭仔耐長遠勿看見哉。耐身體浪向阿好。啥勒一逕勿到上海來介。倪末一逕心浪向牽記煞。秋谷聽了。對着陸麗娟笑道。多謝多謝。承情得很。說着把手緊緊的握住了。陸麗娟的纖手。四目相視。脈脈含情。秋谷正在出神。恰被梁綠珠扭過身來。附在秋谷耳朵上。悄悄的說道。恩得來。阿要窩心。秋谷出其不意。倒被他嚇了一跳。便也回過頭來。一把握着梁綠珠的手。左顧右盼。心花大開。正在這個時候。忽然覺得肩頭上有人一拍。擡起頭來看時。只看范彩霞睜着一對水汪汪的眼睛。對着自己的臉兒。似笑非笑的說道。二少倪去哉。晏點有功夫末。請到倪搭去坐歇。不過倪搭小地方。怠慢煞格。勿得知耐二少阿肯賞光。勿肯賞光。說着。又對着秋谷飛了一個眼風。秋谷聽了。便也打着蘇白。回答他道。阿唷。先生。不要客氣。啥人勿曉得范彩霞先生。是上海灘浪天字第一號格紅倌人。范彩霞不等他說完。把眼一瞟道。好哉好哉。勿要鈍哉。一面說着。一面往外便走。走到房門。回過頭來。對着章秋谷嫣然一笑。急急的走了出去。章秋谷見了。不由得叫一聲好。梁綠珠接着說道。勿要瞎拍馬屁哉。阿是剛剛格馬屁還勸拍足。秋谷聽了。也覺得好笑。正要開口。恰恰的

陶觀察要和他搭拳。便把這句話兒岔了過去。秋谷和陶觀察搭了五拳。秋谷輸了三拳。秋谷自己吃了兩杯。梁綠珠代了一杯。陶觀察打了一轉通關。便立起身來對辛修甫說。別處還有應酬。匆匆的要走。辛修甫見他要走。別處應酬。不便留他。由着他一個人去了。秋谷等梁綠珠和陸麗娟走了之後。便也起身要去。辛修甫道。你今天還有什麼事情沒有。秋谷道。事情是沒有什麼。但是等會兒要去。看兩個人。辛修甫笑道。你無非要到陸麗娟和梁綠珠處。打兩個茶圍。等一回散席之後。我們一同去就是了。這個時候你就是去。也是碰不着的。秋谷聽了。覺得不差。便也依着辛修甫的話兒。坐了一回。大家散席之後。同着辛修甫。陳海秋。王小屏等一班人。到陸麗娟院中。坐了一回。麗娟有心要拉攏章秋谷。竭力應酬。盡心巴結。奉承得章秋谷十分歡喜。在他那裏坐了一點多鐘的工夫。又同着衆人到范彩霞那裏去坐了一回。范彩霞對着陳海秋。還是那般冷冷落落的樣兒。却打起精神來。應酬秋谷。秋谷被他殷勤不過。也只得略略的領略些兒。陳海秋在旁邊看了十分難過。口中又說不出什麼來。只得催着秋谷叫他快走。秋谷也無可不可的。出了院門。便別了衆人。自家回去了。到了明天。秋谷還沒有起來。陳海秋已經來了。坐在樓下書房裏頭。等了一回。章秋谷方才下來。陳海秋一見了章秋谷的面。便嚷道。你這個人。真真的豈有此理。我托你的事兒。你不肯和我想個法兒。也還罷了。你自己倒和他吊起膀子來。天下那有這般道理。秋谷聽了。笑道。你不要這般性急。我既然答應了你。設法。自然總有一個好好的安排。至於吊膀子的一層。並不是我去吊他。却是他來吊我的。這樣的就口饅頭。我也落得尋尋他的開心。難道我當真要去吊他的膀子麼。你若怕我剪了你的邊。在旁邊吃起醋來。這件事情就辦不來的了。陳海秋聽了。也笑道。我也不過是這樣說罷了。我和他又沒有什麼交情。那裏會吃什麼醋。不過你既然答應了我。設法。何不把這個法兒和我講個明白。也好等我心上喜歡一下。何必一定要叫我打這樣的悶葫蘆呢。秋谷聽了。低着頭想了一想。方才對陳海秋說道。這件事情。有個絕好的法兒。在這裏。管教大大的糟塌他一下。出出你的悶氣。但不知道你自己的意思怎麼樣。當下章秋谷對着陳海秋說出一

番話來。有分教。望斷藍橋之路。無奈蕭郎。強尋巫峽之雲。難爲神女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 范彩霞安心慢客 東尙仁叫局碰和

且說章秋谷對着陳海秋說道。這件事兒。雖然我和你做個軍師。究竟要你自家定個目的。你的意思。到底怎麼樣呢。陳海秋道。我也沒有什麼一定的目的。只要我和你出了這口悶氣。也就是了。章秋谷道。就是你要翻他的本。出口氣兒。也有幾等幾樣的法兒。你老實說。你究竟心上怎麼樣。陳海秋道。我一時也想不出什麼主意。你的意思。又怎麼樣呢。秋谷道。依着我的心上想起來。你不過因爲范彩霞。看你不起。有心騙了你的錢。又不肯留你住夜。只要好好的想個主意。把他大大的糟塌一下。出出你的氣兒。你說可好不好。陳海秋聽了。沈吟一回。把頭搖了一搖。道。這個主意。雖然不錯。未免便宜了他。據我的意思想起來。他既然不肯留我住夜。我如今偏要。陳海秋說到這裏。覺得有些說不下去。便頓了一頓。說不出來。章秋谷聽了。心上早已明白。故意問道。偏要什麼。說下去。陳海秋面上。一紅。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。道。算了罷。你不用假裝糊塗了。秋谷聽了。哈哈笑道。照你這樣說起來。無非還是想要他留你住夜。上海的倌人也很多。就是面貌比他好的。也還不至於找不出來。何必一定要看中這個范彩霞呢。陳海秋聽了。面上紅了一紅。一時間回答不出來。停了一停。方才慢慢的答道。我也並不是一定要和他怎樣。不過我在。他面上。花了無數的錢。他竟把我當作個天字第一號的瘟生。好像是理應孝敬他的一般。你想可恨不可恨呢。如今我的意思。要和你我想個法兒。叫他自家俯就。一則出了我的一腔惡氣。二則也好借此坍塌他的權。只不知可做得。到做不到。秋谷聽了。道。有什麼做不到。你只要依着我的話兒行事。我叫你怎麼樣。你便怎麼樣。到了那個水到渠成的時候。自然有一個叫他不得不如此的法兒。你只好好的等着就是了。陳海秋聽了。心上甚是喜歡。却故意做着不相信的樣兒。道。你不要這樣的拿得千穩萬穩的。范彩霞這個混賬東西。比不得別人。我不信你就有這

般手段。秋谷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你不信就罷。請你自家去另想法兒，與我不相干。」陳海秋一想，秋谷推托，心上又着急起來。再三的央求秋谷，和他想法。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方才把自己的主意，細細的和他說了一遍。喜得個陳海秋直跳起來道：「這個主意，拿得定他一定上鉤的麼？」秋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若是換了別人，我不敢說他一定怎樣。至於范彩霞這個東西，我久已知道他的歷史，還你百發百中，手到拿來。」陳海秋聽了，十分歡喜，又坐了一回，說了些天南地北的閒話，方才告辭走了。秋谷從這一天起，接連拜了幾天客，應酬了幾天。這一天下午，剛剛在金谷春大菜館裏頭走出來，劈面又撞着了陳海秋，便拉着秋谷一同到東尚仁去。秋谷一路走着，同陳海秋講道：「你拉我到東尚仁去，你不怕我要剪你的邊？」和范彩霞弔膀子麼？」陳海秋也笑道：「憑你去怎樣弔法？我總不吃你們的醋就是了。」兩個人說說笑笑，一路到東尚仁來，到了范彩霞院中，兩人走進房內。范彩霞剛剛起來，正在那裏梳洗，見了陳海秋進去，只微微的朝他點一點頭，忽然擡起頭來，見了章秋谷，在陳海秋的後面，登時滿面添花，立起身來，口中說道：「阿嚏。」二少今朝陸裏一陣好風，吹仔耐來哉呀。幾日天勿見哉，晚唔篤格位姨太太阿好。章秋谷含笑點頭道：「多謝多謝。托福托福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走到范彩霞後面，把一隻手輕輕的在他肩上添道：「請坐，請坐。你只管辦你的公事，不要客氣。」范彩霞回頭一笑，兩頰生紅，對着秋谷笑道：「倪嚙啥事體呀？」耐二少是難得請過來格客人。今朝賞倪格光，到倪間搭小地方來坐歇，總要客氣客氣格呢。」二少爺阿對。范彩霞一面說着，一面自己坐了下來，指着靠窗的一張椅子，對章秋谷道：「二少坐哩。」章秋谷聽了，也隨隨便便的坐下，卻細細的擡起眼睛來，打量范彩霞時，只見他身上穿着一件半舊的熟羅短襖，春住寶鬚，紅上眉梢，一縷漆黑的頭髮，一個娘姨替他解開了，直拖下來，差不多直垂到地，透出一股冰桂蘭露的味兒。胸前的兩顆鈕扣，沒有扣好，微微的露出裏面楊妃色的抹胸，扣着一條黃澄澄的金練，襯着那纖腰婀娜，雲鬢惺忪，覺得無限嬌嬈，十分妖豔。章秋谷看了這般的一付樣兒，也不知不覺的心上怦怦欲動。范彩霞一面梳頭，一面偷眼見了章秋谷這般模樣，越發的眉梢眼角，賣弄精神。秋谷到了這個時

候。免不得也要略略應酬。只把一個陳海秋。丟在那裏。既沒有人和他講話。也沒有人去理他。好似老僧入定一般。坐在那裏。無聲無臭。章秋谷始終意不在此。便立起身來。對陳海秋道。我們沒有什麼事情。還是約幾個人來碰和罷。陳海秋聽了道。也好。我們就去約了陶伯瑰和辛修甫來碰一場。但不知他們來不來。范彩霞聽了接口道。耐寫仔請客票。叫相幫去請請看末哉。今朝辰光勿晏。陶大人搭仔辛老。勿見得出去格。說着。又飛了秋谷一眼。好像打個照會的一般。陳海秋寫了兩張請客條子。叫相幫去請辛修甫和陶伯瑰。相幫去不多時。早聽得樓下相幫高叫客人上來。陳海秋和章秋谷方才立起身來。辛修甫已經忽忽走進。秋谷笑道。請客的還沒有回來。客人倒已經來了。辛修甫見了陳海秋和章秋谷。也略略的講了幾句套話。這個時候。范彩霞的頭已經梳好。便立起身來。應酬辛修甫幾句。等了一回。陶觀察也來了。范彩霞便叫娘姨大姐調開桌椅。取出一付烏木牌。并一付籌碼來。問陳海秋籌碼怎生配法。陳海秋還沒有開口。陶觀察搶着說道。自然打現的。那個來打什麼籌碼。秋谷微笑不言。范彩霞聽了。便把籌碼拿了回去。把那一付牌。倒在桌子上。揀出東西南北四張。放在中間。秋谷順手拿過一張牌來看時。原來是象牙牌面。雕得甚是精緻。不覺順口贊道。好講究的牌。果然這個地方和別處不同。范彩霞聽了。只道是有意贊他。便擡起頭來。又對著秋谷一笑。秋谷却没有留心。見范彩霞對他一笑。心上方才明白。心上倒覺得有些不得勁兒。便搭趣著問辛修甫。叫局不叫。辛修甫道。我們四個人碰和我看不必叫局罷。秋谷道。叫幾個人來。覺得熱鬧些。辛修甫聽了。便也答應。秋谷便代他們寫起局票來。辛修甫叫龍蟾珠。陶伯瑰叫胡玉蘭。陳海秋也叫了一個西鼎豐的林媛媛。章秋谷不消說。自然就是梁綠珠和陸麗娟了。當下大家講明打五十塊錢一底的二四。大家扳了坐位。便碰起來。碰了幾副。叫的局已經來了。梁綠珠和陸麗娟坐在秋谷身後。默默的看他發牌。起先的幾付牌。平平的都沒有什麼輸贏。陳海秋碰了兩圈。便叫林媛媛和他代碰。剛剛遇着他的莊。一起手便是中風開了個暗槓。陶觀察又打了一張東風。林媛媛又碰了出來。轉了幾轉。秋谷見林媛媛的牌。只打了一張萬子。便和陶觀察辛

修甫道。莊家是萬子一色。你們留神一點。一句話還沒有說完。陶觀察忽然打了一張發風出來。林媛媛見了。把牌攤出。計算起來。四百和牌。給他。和了一個倒勒。辛修甫等大家算清了賬。便問陶觀察爲什麼無緣無故的打出一張發風。陶觀察道。我自己要和。怎麼不要打這張發風呢。秋谷聽了。心上覺得狠有些好笑。狠想問他。你自己想和。如今可想到了。沒有却又爲着和他認識。沒有許多時候。恐怕他動氣。便也微微一笑。並不言語。那知自此以後。林媛媛的牌風大旺起來。一連莊上和連幾付。接着辛修甫和了一付兩翻的索子一色。不到四圈牌。章秋谷已經輸了一百四五十塊錢。陸麗娟見了。便要。和秋谷代碰。秋谷便立起身來。讓他去碰。陸麗娟碰了兩圈。輸得比秋谷更多。秋谷詫異道。我平日碰和。從來沒有輸得這般利害。今天什麼緣故。忽然這個樣兒。便叫陸麗娟立起來。還是自己坐下去碰。范彩霞見秋谷一霎時的功夫。已經差不多輸了三百塊錢。便走過來。站在秋谷身後。指手畫腳的指點他。只見秋谷起出牌來。都是七不搭八的。沒有一張好牌。范彩霞見了。綳着眉頭。把頭連連的搖了幾搖。忽然上家陶觀察發出一張二索來。陸彩霞說一聲吃。秋谷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。范彩霞不懂秋谷的意思。轉了一轉。陶觀察又打出一張九萬。范彩霞道。碰。秋谷還是只當沒有聽見。逕去摸牌。范彩霞在旁邊看了。忍不住問道。二少耐碰錯哉。碰和勿是實梗碰法格。蠻好格九萬。啥格道理勿碰呀。剛剛只要聽仔倪格閒話。吃仔二索。碰仔九萬。故歇和也和脫格哉。秋谷道。我有我的道理在裏頭。用不着你和我着急。范彩霞聽了。那裏肯信。口中只在那裏咕嚕道。阿有啥碰和勿碰九萬格道理。唔篤大家聽聽看。秋谷聽了道。等一回兒碰完了。再和你細細的講。這個裏頭的道理。這個時候。沒有工夫。說着。又歷亂擄牌。范彩霞仍舊立在秋谷後面看他。對面辛修甫打了一張七萬。秋谷說一聲碰。便打出一張八萬。范彩霞見了。嚷道。格隻七萬。隨便那啣嘍撥碰格道理。豪燥點。勿要碰。秋谷微笑道。這個道理。你不懂的。不要來和我混鬧。范彩霞聽了。愈加不服。把身軀一扭。走到煙榻上。一屁股坐下。對着梁綠珠。陸麗娟兩個人說道。倪看今朝。格二少有點輸昏仔頭哉。正是。博陸博。偏多制勝之方。蹴踘彈棋。亦有神明之化。不知後

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

又麻雀名士講牌經

賣風情倌人弔膀子

且說范彩霞見章秋谷碰和這般碰法。心上大大的不以爲然。口中咕嚕着說道。倪從來勸看見碰和實梗樣式。秋谷聽得范彩霞這樣的替他着急。心上也覺得有些好笑。便對他說道。我的碰和和別人不同。另外有我的法兒。你不信。你只走過來好好的看一下。就知道這裏頭的道理了。范彩霞聽了。便又走過來。站在秋谷後面。細細的看着。這番秋谷的莊。恰和了一付。又接着連了一付七十二和的筒子一色。接着辛修甫和了一付。輪着林媛媛的莊。范彩霞在秋谷背後。看着他起出牌來。也是平平常常的。不見得怎樣好法。碰了兩轉。上家陶觀察發出一張五索。秋谷不吃。順手去摸起一張東風來。打出一張四索。范彩霞看了。也不開口。只把秋谷的衣服一拉。秋谷微微搖頭。一轉過來。秋谷去起出一張三萬。成了三四五萬的一搭。便又打出一張六索。辛修甫見了。詫異道。你與其拆掉四索六索。爲什麼不吃他的五索呢。秋谷笑道。照這樣的一付牌。就是和了。也不過一個平和。有什麼希罕。等了一回。辛修甫發出一張南風。秋谷碰了出來。發出一張九索。當這個時候。林媛媛早已碰了三張白板。放在桌上。一轉過來。輪到陶觀察發牌。陶觀察却順手發出一張東風來。林媛媛見了大喜。撲的把牌攤出口中。說道。難末。嘆敲着仔唔篤一記哉。大家舉目看時。原來是東風和一索對碰。和出是一付索子一色。裏頭還有三張八索。三張七索。又是個對對。和林媛媛屈指一算道。對對和要外加一翻。剛剛嘆是一付倒勒。林媛媛正在高興。不隄防章秋谷伸過手來。把那一張東風搶了過去。林媛媛嘆道。作啥呀。拿倪一張東風搶得去。秋谷不慌不忙。把自己的牌攤在桌子上。口中說道。請你們看看。我的牌怎麼樣。辛修甫和陶觀察大家舉眼看時。只見齊齊正正的三張八筒。三張一萬。三張三四五萬。一張東風。還有三張南風。已經碰在桌子上。修甫見了。詫異道。你是獨等東風麼。秋谷不答。只點一

點頭。把陶觀察方才打的那張東風。和自己的東風放在一起。只把一個背後的范彩霞。喜歡得笑得吱吱格格的一張櫻桃小口。再也合不攏來。辛修甫和陶觀察見章秋谷攔了林媛媛的。和心上自然高興。只有林媛媛谷都着一張嘴。十分掃興。瞪了秋谷一眼道。倪勿來。勿作興實梗格。耐要攔倪格和。爲啥勿早點說呀。秋谷笑道。你的手脚十分神速。對面的一張東風。剛剛打出。你已經飛一般的搶了過去。叫我那裏來得及。林媛媛聽了。也覺好笑。便把自己的牌一推。歷歷碌碌的擲起牌來。秋谷方才着對范彩霞講道。何如。這一下子。你有些明白了麼。你剛纔看着我。我不吃二索。不碰九萬。以爲錯了。你不知碰和這樣東西。雖然是一件游戲的事情。裏頭也有些兒反敗爲勝的道理。大約上家的牌風很旺。便不當吃的。吃他一下。把上家的牌落到自己手裏頭來。或者下家的牌風很旺。便當吃的。不吃。把下家的牌。提到自己手裏頭來。我剛纔看見下家的牌風好得很。所以故意不碰不吃。有心攪他一下。果然給我一下子。攪了過來。你想方才要是吃了上家的一張五索。自己三六萬等張。這一張東風。豈不是給下家拿了去麼。下家要是拿着了東風。早已和出來的了。那裏還得到這個時候。章林谷一面說着。林媛媛和辛修甫陶觀。都停了手。呆呆的聽。范彩霞聽了秋谷的一番說話。不覺連連點頭。想了一想。便又問道。既然耐說勿碰勿吃。爲啥好好裏有仔八萬九萬。要碰對家格七萬呀。秋谷道。今天的牌。只有他們兩家的好些。所以對面打了一張七萬。我拆掉了自家的八萬九萬。去碰他那張七萬。本來是不該應碰的。如今我碰他一下。或者可以把對面的好牌。碰過這一面來。這也是一個反敗爲勝的法子。辛修甫和陶觀察聽了秋谷這一番說話。覺得甚是津津有味。辛修甫便問秋谷道。據你道來。碰和裏頭。也有這許多奧妙。但是除了這幾個法兒。還有什麼別的方法。沒有。秋谷道。碰和的方法。第一不要讓下家多要自己的牌。看着給他吃一下子。沒有什麼要緊。就是和了出來。無非是十和二十和的牌。也贏不得什麼。人家往往在這個裏頭。不很留心。隨隨便便的混打。卻不知道雖然人家和了一付小小的牌。不算什麼。你要是一連給他和着幾付。牌風一順。他的牌就忽然間大好起來。真是拉朽摧枯。勢如破竹。到了那個時

候。你就是再要扣他的牌。憑你怎樣。也扣不住的了。那班碰和的飯桶。自己輸了錢。還要抱怨自己的牌風不好。那裏想得到別人的牌風爲什麼這般好法。就是自己不肯留神開出來的。大凡碰和的人。雖然要顧自己手裏頭的牌。却也要顧着檯面上的牌風怎樣。到了那差不多大家等張的時候。只要留神看着檯面上的牌。已經打出去的是幾張什麼。合着自己手裏的牌。算計起來。別人等張是等的什麼牌。大約總有幾分拿手。纔之不論自己的牌風好與不好。只要少發生張。不開大炮。一定不至於出什麼亂子的。至於講起自己的發牌來。那是碰和裏頭最要緊的一件事情。在自己牌風不好的時候。自然不好混打。就使自己的牌風很好。也要自己留神些兒。不好亂發。一個不小心。給人家和了去。憑你自己的牌。再大些兒。也不值一個大錢。倒反把牌風弄得大壞起來。如今那些碰和的人。都是這個樣兒。倚仗着自己的牌風很好。便不管三七二十一。隨手亂打。打到後來。總是輸得他一個要死。這幾句話兒。雖然沒有許多竅妙。碰和裏頭的方法。也就差不多了。辛修甫陳海秋和范彩霞等聽了。都是心領神會。只有陶觀察聽了。有些不以爲然。便道。據我看起來。碰和一道。原不過是我們借他消遣的事兒。何必要這樣的在裏頭講究。況且我們一班人。大家聚在一起頑頑。輸贏都不算什麼。用不着這樣認真。你們看我的話。可不是。秋谷接着說道。這個話兒。自然不差。但是這個賭字的字義。本來就是彼此爭勝的意思。無論什麼人。你不沾到這個賭字。便罷。要是沾到了這個賭字。憑你親戚朋友父子兄弟。都沒有一些兒退讓的心腸。一定要自己勝了。人家輸了。心上方才快活。至於我們的打牌。本來算不得賭錢。不過是個消遣的法兒罷了。但是雖然消遣。大家心上。未免總有些爭勝的意思。斷沒有一個人上了賭場。只想輸不想贏的道理。不過你們的賭錢。與別人不同。沒有那些死想贏錢的期望。贏了固然很好。就是輸了。也沒有什麼希奇。至於說我們大家賭起錢來。一定的希望着自己輸錢。那也不過是這麼一句話兒。講罷了。陶觀察聽了。和辛修甫都點頭稱是。陳海秋一個人在炕上躺了一回。覺得有些困倦。便立起身來。叫林媛媛讓他坐下。幾個人又碰起來。等到完了八圈。差不多時候。已經六七點鐘。叫來的信

人一個個都走了。大家算起賬來。陶觀察一個人大輸。輸了一百三十多塊錢。陳海秋也輸五十塊錢。辛修甫只輸了二十塊錢。章秋谷非但把方才輸的都撈了回來。還透贏了一百六十幾塊錢。秋谷對着范彩霞道。何如。你說我打錯了牌。如今你相信不相信。范彩霞聽了。嫣然一笑。也不開口。只對着秋谷微微的朱唇一動。秋谷一笑。別過頭去。對陳海秋說道。這個時候。差不多就要上燈。我看你就在這裏吃一檯酒罷。陳海秋聽了。點頭答應。便和彩霞說了。叫他預備一檯菜。范彩霞聽了。自然歡喜。連忙叫娘姨下去招呼。不多時。早已擺得齊齊整整。陳海秋又請了兩個招商局裏頭的朋友。大家鬧了一回。這一檯酒。差不多直吃到十點鐘光景。方才大家回去。范彩霞趁着陳海秋送客的時候。一把拉住了秋谷的手。低低的問道。耐明朝幾點鐘來。倪有兩句閒話。要搭耐說。秋谷微微笑着。答應他道。明天我一定同了陳老爺過來就是了。范彩霞聽了。把頭一扭。把一個指頭輕輕的在秋谷頭上。點了一點。道。耐格人啥實梗介。正還要說下去。剛剛陳海秋送過了客進來。酒氣冲冲的口中說道。彩霞到那裏去了。爲什麼不來送送客人。范彩霞把雙眉一縐。連忙扭過身來。答道。倪勒浪晚。剛剛章二少搭倪說兩聲閒話。夾忙頭裏向客人去哉。秋谷趁着這個時候。對陳海秋說道。我們回去罷。明天就是我們原班四個人。在這裏再碰一場。和可好不好。陶觀察和辛修甫自然答應。秋谷便別了衆人。自己回新馬路去了。自從這一天。章秋谷在范彩霞那裏碰過了一場。和之後。陳海秋天天約着他們三個。在范彩霞院中碰和。又天天請客在范彩霞院中吃酒。秋谷也有時約着他們幾個。到梁綠珠陸麗娟家去碰和吃酒。陸麗娟自從認得了這位章秋谷以來。覺得章秋谷華彩非常。丰儀出衆。好像自己相與的客人裏頭。沒有一個趕得上章秋谷的。便十分巴結起來。章秋谷也愛着陸麗娟的性。格溫柔。風情旖旎。幾天工夫。便有了相好。一個是江南名士。個個非常。一個是越國佳人。深情如許。自然的十分恩愛。格外纏綿。在下做書的。也不必去提他。不多時。早到了五月初三。轉瞬之間。已經是端午佳節。花照眼。暑氣迎人。那班堂子裏頭的娘姨大姐。一個個都在四馬路上。穿梭一般的來往不絕。更有那起抬轎子的烏龜。挑着禮品。送的東西。

滿街上亂走。有些漂帳的客人。到了這個時候。都躲得個無影無蹤。累得那班娘姨大姐。尋得一個發昏。章秋谷恰早早的把那些堂子裏頭的酒局帳。和那些店帳。都開銷得清清楚楚。到了初三那一天。爲着陸麗娟。叫他去吃司菜。便約了辛修甫和陳海秋兩個人同去。到了陸麗娟那裏。只見陸麗娟梳好了頭。正和個大姐正那裏說笑。見了秋谷進來。便笑微微的叫了一聲二少。正是傾城名士。重翻子夜之歌。暮雨朝雲。又入高唐之夢。欲知此後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回 打茶圍烏龜送禮 出奇謀嫖客施威

且說陸麗娟見章秋谷同了辛修甫陳海秋三個人一起走進來。便立起身來。含笑招呼。秋谷同着辛修甫陳海秋進房坐下。房間裏頭的人。見章秋谷很肯花錢。便十分巴結。一個娘姨叫做金寶的。便叫相幫拿進四樣節禮。放在章秋谷面前。笑道。送到二少公館裏向去。長恐唔篤姨太太心浪勿舒齊。就來浪間搭送仔罷。二少勿要客氣。一場刮仔受仔末哉。秋谷看那四色禮時。見無非是些火腿粽子鮮藕枇杷之類。便也對着金寶笑道。別人的姨太太要吃醋。我的姨太太是從不吃醋的。你只顧放心送去就是了。秋谷的話還沒有說完。早見陸麗娟瞅了秋谷一眼。道。唔篤勿要聽俚格瞎三話四。俚篤姨太太兇得野篤。秋谷聽了詫異道。我章秋谷自從有生以來。從來沒有怕過妻妾。你這句話兒。是那裏來的。倒要講給我聽聽。麗娟嗤的一笑道。勿要勒浪海外哉。故歇末說得像煞有價事。晏歇點距起踏板來。吃勿消格阿曉得。秋谷聽了。實在不懂麗娟是什麼意思。只呆呆的看着他。麗娟看着章秋谷的臉。忍不住又笑道。昨日仔阿記得。極得來囑淘成。秋谷聽了這兩句話兒。心上方才恍然大悟。哈哈一笑道。原來你爲着昨天晚上那件事兒。所以好端端的平空說出這許多的怪話來。你却不知道昨天所以一定要回去的緣故。是我在家裏出去的時候。和他們講明白了。一定要回去的。恐怕他們在那裏呆等。所以定要回家。並不是不肯

陪你。陸麗娟聽到這裏。不由得面上一紅。碎了秋谷一口道。啥人要耐陪呀。說說末就是實梗瞎三話四。耐怕勿怕。距踏板勿距踏板。才勿關倪啥事。說到這裏。秋谷大笑道。我倒從沒有跪過什麼踏板。或者看你面上。給你跪一下。子。也不可。陸麗娟道。倪是嚇撥格號福氣。唔篤聽聽看。說得阿要詫異。說着也忍不住笑起來。秋谷一面笑着。一面在衣袋裏頭取出一捲鈔票來。隨手揀了三張十元的。放在煙盤裏頭道。送禮手巾和司菜的錢。都在裏頭。金寶接了過去。謝了一聲。又向秋谷道。格末個送節盤。阿要送到二少公館裏去呀。秋谷連連搖頭道。算了算了。我不過這樣的說。那個要你們送去。說着相幫送上手巾。口中說了一聲多謝二少。秋谷只略略點頭。一會兒金寶走了出去。陸麗娟走到秋谷身旁。悄悄的說道。剛剛耐啥事體。要撥俚篤幾化洋鈔呀。秋谷道。連司菜的錢在內。一共三十塊錢。也不算什麼。麗娟嘆道。一場刮仔出仔廿塊洋鈔好哉。耐就是多撥點俚篤。俚篤也勿見得見耐格情。推扳點再要說耐瘟生。格號銅錢。冤冤枉枉。出俚做啥。老實搭耐說。該應用格辰光。自然撐脫兩鈔。無啥要緊。勿該應用格辰光。耐也勿必擺哈架子。耐下轉勿要實梗。阿曉得。秋谷聽了陸麗娟的這一番說話。來得十分誠切。知道他倒是一片真心。心上很覺得有些感動。便也悄悄的附着他的耳朵道。你的話自然不錯。但是我在你身上不要說是幾個錢。就是再多說些兒。我心上也高興的。陸麗娟聽了。心上自然十分歡喜。却故意說道。倪勿要耐下轉阿要實梗勒。秋谷還沒有開口。早聽得陳海秋嚷道。你們這兩個人。真真豈有此理。到了這個地方。便兩個人密密切切的講話。把我們兩個客人。乾攔起來。理也沒有人理。就是有什麼說不盡的話兒。等會兒到了牀上。憑着你們去怎樣講法就是了。爲什麼偏偏要在這個時候。當着我們的面。做出這種樣兒。難道故意做給我們看的麼。陸麗娟聽了。陳海秋取笑他的話兒。不覺漲得滿面通紅。秋谷回過頭來。對陳海秋道。海秋不要胡說。人家在這裏好好的講話。你又取笑起來。說着。見陸麗娟低着個頭。口中咕嚕道。隨便唔篤去說啥末哉。秋谷便握着他的手道。我們老夫老妻。那裏還怕人取笑。憑他去講些什麼。我們不要管他就是了。陸麗娟聽了。更覺不好意思。掙脫了手。把秋谷背上

打了一下道。耐格個人。實頭囉撥仔心哉。說出格號閒話來。阿要氣數。說着。自己也不由得嗤得一聲笑起來。秋谷正要和他講話。只見大姐阿金妹走進房來。向陸麗娟使個眼色。麗娟走了。就走過去低低的吩咐了他幾句。阿金妹走了出去。一會兒相幫早端上菜來。本來堂子裏頭的司菜。照例是一碗魚翅。一碗整鴨。一碗雞。一碗蹄子。秋谷一眼看去。見那四樣例菜之外。又另外加了一大盆鱔魚。一盆白汁排翅。一碗清燉火腿。一碗鮑魚湯。還有四個碟子。一樣涼拌腰片。一樣涼拌雞絲。一樣涼拌豬肝。一樣蝦米煮黃瓜。這幾樣菜。都是章秋谷平日最愛吃的。另外兩把酒壺。裝着滿滿的兩壺花雕。還有一瓶薄荷酒。一齊都放在桌子上。秋谷見了。把眉頭一縐道。今天你怎麼忽然和我客氣起來。平空的添這許多的菜。做什麼。陸麗娟笑道。倪爲仔格兩樣菜。無啥吃頭。所以另外點仔幾樣。總算是倪一點點意思。耐勿要客氣。說着。便取過一個玻璃小酒杯。倒了一杯薄荷酒。放在秋谷面前。又問辛修甫陳海秋道。辛老陳老。唔篤兩位吃啥格酒。陳海秋本來酒量很大。要了薄荷酒。辛修甫不會吃酒。便要了花雕。陸麗娟斟了辛修甫陳海秋兩個人的酒。口中說道。怠慢唔篤。請寬用一杯。章秋谷便叫他過來。陪着同吃。陸麗娟便也坐在秋谷下首。自己斟了一杯酒。四個人淺斟低酌起來。這一席雖然沒有什麼別的客人。却大家都十分高興。說說笑笑。不覺已是下午三點多鐘。秋谷便對着陳海秋說道。我們回去罷。那個傢伙。只怕差不多要去的時候了。陳海秋聽了會意。便同着章秋谷辛修甫出了陸麗娟的院中。一路回去。這個時候。陳海秋正住在後馬路一家謙泰土棧裏頭。這個土棧。就是陳海秋一個人開的。當下陳海秋邀了辛修甫章秋谷一同到得謙泰土棧。坐在陳海秋的臥室裏頭。陳海秋叫家人泡上茶來。坐不多時。果然見范彩霞那裏的大姐阿小妹。同着兩個相幫。拖拖帶帶的送進四樣節禮來。見了陳海秋。春風滿面的叫了一聲陳老。陳海秋只點一點頭。阿小妹道。陳老。今朝唔勿到倪搭去呀。倪先生勒浪牽記耐呀。陳海秋聽了冷笑一聲道。用不着這般的客氣。只要我到你們先生那裏去的時候。不要做出那付陰陽怪氣的樣兒。已經是好的了。什麼牽記不牽記。像我這樣的惹厭客人。那裏配你們先生牽記。阿

小妹聽了呆了一呆。笑道：「陳老末，要實梗瞎三話四哉。倪先生搭耐蠻要好，啥辰光搭耐陰陽怪氣呀？像陳老格號好客人，再要說惹厭，是眞眞天理良心。嚙撥仔淘成格哉。說着，回過頭來，對着秋谷和修甫道：「二少搭仔陳老想想看。倪格兩聲閒話，阿對？辛修甫和章秋谷聽了，只好點一點頭。海秋又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不用多講了。你今天無非是送禮和討賬的兩件事情，說着，便開了保險箱，取出一大捲鈔票來，放在桌上，隨手取出兩張十塊錢的鈔票，交在阿小妹手裏。頭口中說道：「這幾件禮物，我也用他不着，就煩你們和我帶了回去。這二十塊錢，連節盤和手巾的錢，都在裏頭。今天交給你，省得我又要叫人送去。阿小妹接了鈔票，口中說道：「陳老，啥實梗客氣，一樣物事才勿受呀。陳海秋對着他連連的搖頭，只說你不要和我客氣。我這裏委實用他不着。阿小妹道：「格末謝謝耐，相幫也跟着謝了一聲。陳海秋又問阿小妹道：「我的酒局賬抄好沒有？阿小妹聽了，便從身旁衣袋裏頭取出一篇開現成的酒局賬來，還有一張范彩霞的大字名片，一齊交給陳海秋。口中還在那裏說道：「陳老，慢慢交末哉呀。啥洛實梗要緊介。陳海秋接過來一看，見通共二十六檯菜錢，十九場和錢，一百二十多個局錢，還有那一天陳海秋在他們那裏碰和沒有帶錢，就問范彩霞借了一百塊錢做本錢，後來沒有還他。一古腦兒合算起來，差不多要六百多塊錢。陳海秋看了一看，把那一篇賬單放在桌子上，正色對阿小妹道：「你今天是想來要錢的是不是？阿小妹道：「陳老末，總歸實梗瞎疑心。洋鈔勒浪陳老格搭。阿怕會少。阿小妹正還待說下去，陳海秋接着說道：「知今不必空費這些口舌。總之，一句話兒，我今年欠你們先生的局賬，一個大錢也不能給他。阿小妹聽了，呆了一呆，還只認是陳海秋和他取笑。却見陳海秋正顏厲色的對他講道：「我姓陳的並不是沒有錢，錢很多在這裏，但是憑着你們先生這樣的一個人，要我用我姓陳的錢，只怕還嫌太早些兒。說着，便把桌子上的那一大張鈔票，一張一張的攤了開來，給阿小妹看。一古腦兒，統統是五十塊的，只有幾張十塊的，在裏頭。合計起來，這一大捲鈔票，至少也有二三千塊錢在裏頭。把一個阿小妹，只看得目定口呆，眼花撩亂，覺得自己的一雙眼睛，花碌碌的，只顧隨着桌子上的一捲鈔票，前後